

十二楼

『离魂』之后蓝紫青灰倾情奉献 安慰你的记忆

无数女人一生梦想得到的深情，一部感动三代人的催泪篇章

谁曾是你心上的印记，谁与你血肉相连的亲密

那一段红尘的姿态，那一场爱情的游戏



蓝紫青灰 著

他是他少年时的心意萌动，是他青年时的红尘风流
是他骨中之骨欲中之欲，是他半生烈火半生冰雪炼出的一滴血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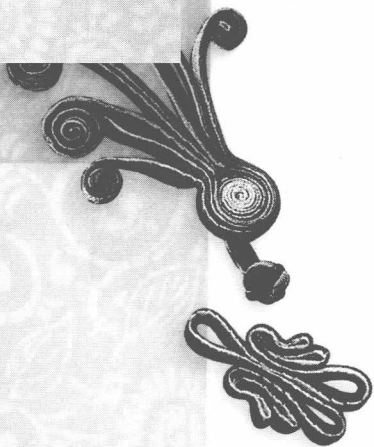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十二楼

蓝紫青灰 著

她是他少年时的心意萌动，
是他青年时的红尘风流，
是他骨中之骨欲中之欲，
是他半生烈火半生冰雪炼出的一滴血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二楼/蓝紫青灰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9.11

ISBN 978-7-5039-3993-8

I. 十… II. 蓝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8214号

十二楼

- | | |
|------|--|
| 作 者 | 蓝紫青灰 |
| 责任编辑 | 郑向前 |
| 封面设计 | 小贾 |
| 版式设计 | 引文馆·任翀 |
| 出版发行 | 文化艺术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|
| 网 址 | www.whyscbs.com |
| 电子邮箱 | whysbooks@263.net |
| 电 话 |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|
| 版 次 | 2009年11月第1版
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870×126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9 |
| 字 数 | 160千字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039-3993-8 |
| 定 价 | 22.00元 |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【上部】

一片能教一断肠

第一章 · 3

苑家阿囡

第二章 · 12

白衣如雪

第三章 · 22

藤萝花妖

第四章 · 32

似梦非梦

第五章 · 42

女生妇人

第六章 · 52

自是情痴

第七章 · 62

不关风月

第八章 · 71

我见犹怜

第九章 · 81

碧血鹰洋

第十章 · 91

郎情妾意



第十一章 · 101

此生未卜

第十二章 · 110

他生已休

第十三章 · 119

男儿意气

第十四章 · 129

相思成灰

第十五章 · 139

蜘蛛蝴蝶

【下部】

唯解漫天作雪飞

第十六章 · 151

旧雨新知

第十七章 · 160

桑园罗敷

第十八章 · 169

青庐黄昏

第十九章 · 178

空屋尘舞

第二十章 · 187

铜条弱骨

第二十一章 · 197

天生尤物

第二十二章 · 206

燕京故友

第二十三章 · 215

欢喜冤家

第二十四章 · 224

客途秋恨

第二十五章 · 233

弦歌一堂

第二十六章 · 242

青帮红帮

第二十七章 · 251

枪声汽笛

第二十八章 · 260

基督悲悯

第二十九章 · 270

雪落无声

第三十章 · 280

高楼赋歌

【上部】

一片能救一断肠

苑家阿囡

第一章

松江府，叶榭镇，花儿匠，苑家阿囡。



今之上海，在唐代称华亭县，为江南海隅，默默无闻。直至宋元，因华亭县所辖青龙镇地处江海交接，据沪淞之口，沿吴淞江可直达苏州，同时又有顾会浦与华亭县城相沟通，令其港口贸易兴盛，不久即成太湖流域东部地区重要之棉粮转口贸易港。当时江南所卖官酒，都在此酿造，而茶场和盐场也逐渐增多。因酿酒业、茶业、盐业以及水运之发达，此人烟稀薄之小镇，居然而成船舶云集、市镇繁荣、商家频往、异货满街的热闹之地。

同时，佛教也兴盛起来。唐代旧有报德寺和国清院，至宋代便有三亭、七塔、十三座寺院，报德寺改称为南寺，国清院改称为隆平寺。元代至元十四年（1277年），朝廷将华亭县升为华亭府。次年改称为松江府，但仍然设置华亭县，归松江府管辖。十三年后，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“华亭县地大户多，民物富庶，难以治理”为理由，上奏朝廷，建议华亭县以

十二楼

12 Floor

外另置上海县。朝廷准奏，于是划出华亭县东北五乡分设上海县，并于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正式成立，也归松江府所管辖。此时，上海县人口已达七万户左右。

华亭青龙镇则更显繁华，夷夏之人交杂，东南之货集聚，自然风光秀丽，人文景观纷呈。有人撰文曰：古得华亭之秀色，晓鹤唳清风，咫尺天光，依稀日域。市廛杂夷夏之人，宝获当东南之物。讴歌嘹亮，开颜而莫尽欢欣；阊阖繁华，触目而无穷春色。宝塔悬螭，亭桥架霓……龙舟为海内之盛，佛阁为天下之雄。

松江境内旧有小集镇众多：打铁桥、得胜港、中渡桥、茜蒲泾、杜家巷、塘桥、张庄、辰山镇、庙头、汤村庙、永丰新镇等。另有叶榭老镇，传为汉时吴王刘濞在叶榭塘东滩设立盐仓，集盐北运广陵（今扬州），遂成集镇雏形，三国时期已初具规模。相传有一叶姓猎人在此开酒店，煮售鹿肉，镇名由此初称为“叶店”。五代十国时期，有叶姓、谢姓二大户居此经商，镇名以二姓得名“叶谢”。明万历年间，以书画、理论、鉴赏闻名的大家董其昌，在此地为外祖家建华丽豪富的“叶家水榭”，四方乡民遂易“谢”为“榭”，将镇名改为“叶榭”。几百年后，在叶榭镇上，董家仍是名门望族。

如今却说这叶榭镇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匠，姓苑。这个姓氏不太常见，渊源却长。殷王武丁有子先受封于苑，其后人便以封地为姓。后世齐国有苑何忌，东汉有苑康，唐有苑君璋，明有苑藩，清有苑亮。至孙中山建立民国政府时，这叶榭镇上苑家已经住了有几十代了。守着几亩山林薄田，种些果木花树、奇花香草贩卖，居然小康。

苑家的当家人叫苑吉，娶妻殷氏，养有两个姑娘，大姑娘叫阿妹，小

姑娘叫阿囡^①。农家的孩子，也没个大名，从小就阿妹阿囡地混叫，大了以后叫开了，也就随它去了。阿妹十五岁上说了人家，嫁给了镇上做糖糕的点心铺少东余阿宝。这点心铺雇了有五名伙计，因此这余阿宝的少东当得还算名副其实。余阿宝长相清秀，口齿伶俐，手腕灵活，糖糕生意在他手上，比前头好了不少，家底算得上殷实。

苑阿妹一个镇外农家花匠家的姑娘，能嫁到镇上小富人家，没人觉得奇怪。人说这苑家姊妹两人，个个都是花妖变的。又说苑吉和殷氏不过是普通人，怎么就养出花朵一般的姑娘来了？大概是他家林田里的花妖托生了。苑家大姑娘身材苗条高挑，一头乌油油的好头发，梳一条长辫子，辫梢在腰肢上左右摆动。她上镇去买油买盐、买布买线，引得一镇的少年心头都随着她的辫子在摇晃。阿妹唯一的缺点，就是皮肤稍黑。不过要是没有阿囡作陪衬，也没有人觉得她太白。有了阿囡，人家都说，原来皮子白是这样的好看。从皮相看，阿妹是不及阿囡了。因此镇上的浮浪子弟在背后给这一对姊妹花取了个绰号，阿妹叫“黑牡丹”，阿囡叫“玉观音”。

阿妹对阿囡比她好看，一点也不在意，因为阿囡比她小五岁。在她十四五岁攀亲事的时候，阿囡还只是一个黄毛丫头，黄发覆额，面如满月，媒人和相亲的人家只要一看阿囡，就说将来阿妹生的儿子也会这样好看，这样福相，对相看阿妹又添了几分志在必得之心。阿囡的好看，帮了阿妹不少的忙。阿妹嫁后，余阿宝对这个娇妻十分喜爱，因此阿妹对阿囡也另眼相看，每次回娘家，都要给阿囡带上一些镇上的新鲜小玩意儿，或是几尺新花布。过了两年，阿妹生了个儿子，余家对阿妹就更是好得不得

① 阿囡：现代汉语词典上注音读nān，一声。但上海话读作：nun。多用于对小女孩的爱称，一般可用为“阿囡”、“囡囡”、“乖囡”或“小囡”。

十二楼

12 Floor

了，柜上的事不要她帮忙，灶下的事也不要她插手，她只要带好小阿宝就行了。

这样过了几年，阿囡渐渐长大了，茸茸黄发变成了青丝云髻，圆圆脸变成了鹅蛋脸，长眉入鬓，肤白如鹅胰，眼如秋水，腮似桃杏。好看得不像是农家花匠的女儿，倒像是大富人家的千金。那个走家串户专帮大家太太小姐们梳头的梳头娘姨七嫂子，就曾对人说，宛家阿囡，比董家的小姐还要好看。

董家有三位小姐。大小姐嫁给了一个军官，如今在南京政府里任职。二小姐订了婚，夫家是上海印染业的大亨。三小姐待字闺中，在上海念人称“墨梯女校”的中西女塾。七嫂子说的董家小姐，就是二小姐。董二小姐婚期将近，董家上上下下都忙着打扫布置，每天都有三亲六戚旧友新客来送礼拜帖，七嫂子一早就要去给太太少奶奶小姐们梳头，女眷们打扮得停停当当的，在偏厅会着客人，吃着余家送去的糕点，赏着苑家新开的花儿。

阿囡借这个机会，去了几次董家。有时是跟着苑吉去送花草，有时是跟着余阿宝去送糕点。看着砖雕的门楼、木刻的门楣、镶花的壁板、车花的栏杆，眩亮富丽得让她眼晕。家里开得红红绿绿的花再好看，也不如董家的雕花大楼夺目。

阿囡去董家，不是去侧门那里的厨房，就是去后门那里的花园，见到的人不是厨子阿张、厨娘阿凤、打杂的阿黄、洗菜的阿青、洗碗的阿三、做点心的阿螺，就是扫园子的老方、修枝锄草的老叶、掏塘泥的老周、揩花盆的老蔡。董家有名的大管家陶大和照理内堂的陶大的老婆都没见着，更别说董家的小姐太太们了。

阿囡真想见一见董家的小姐，看看人家是怎样梳妆打扮的，穿的什

么样子的衣服，怎样子说话，可惜董家的小姐都在屋里，很少会到花园里去。也许去是去的，只是要避开外人，苑吉送花的时候总不现身。

阿囡送完花儿，回到家里，听姆妈说镇上棺材铺的东家来提亲了，被她回绝了。阿囡点头。棺材铺。开棺材铺的封家再有钱，也不能让阿囡嫁到棺材铺去呀。阿囡花儿一样的容貌，跟黑漆漆的棺材搭啥界？姆妈有心要给阿囡挑个好人家，比余家的糖糕店还要好的人家。阿妹嫁到余家，姆妈后来后悔了，说嫁亏了。凭阿妹的人才，可以嫁进青龙镇上开栈房的丁家。余家不过有两进小房一个小园子，园子小得只能种棵芭蕉树，家里只用了五个伙计。丁家却有上下两层的客栈房子几十间，还有三间货栈和一个小码头，家里的伙计有十几个。丁家的少东是读过书的，不像余阿宝只念过一年私塾，只会打算盘。

姆妈这话只对阿囡抱怨过，在阿妹和余阿宝面前从来不提。余阿宝每次上岳父家，都拎着糖啊糕啊的，四时八节从来没空过手，对阿妹又好，对阿囡也好，姆妈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，除了没丁家有钱。姆妈到青龙镇的南寺去烧香，结识了丁家太太，回来好一阵懊恼。只可惜丁家的儿子前年已经娶亲了，不然真想把阿囡许给他。

不过这话也就是说说。阿囡还小，不过十五岁，再花上三年时间慢慢挑，总挑得到一个合意的。姆妈不急，阿囡也不急。

阿囡在窗下做着针钱活，看一眼窗子外头的紫藤花架。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球累累地垂挂下来，蜜蜂嗡嗡地绕着花飞。细碎的花朵像帘子罩在窗户上头，淡紫的颜色映进屋来，洗白了的竹布帐子上像是染上了雪青色，花串的影子投在布上，帐子上就开了一片藤萝花。阿囡把手上的麻线缠在鞋底子上，褪下顶针箍，拿起一只淘箩，去外头摘新开的紫藤花儿。

摘满一箩，坐在藤架下头，细细地把花朵、花瓣和花柄分开，摊开在竹匾上，然后晒在晾架上。等太阳落下去后，花儿放凉了热气，收起来，用块布罩了，明天一早送到镇上去，给余家的糖糕店做藤萝糕。

余家的藤萝糕远近闻名，只卖一个月，藤萝花儿开过就没有了。董家有喜事，来的客人多，这藤萝糕是必备的待客点心，每天要送去五十只。阿因每天要收三箩藤萝花儿，光摘花柄就要花一个时辰。

自从苑家和余家结了亲，余家的糖糕店花式就多了起来。应时应节的有青团、神仙糕、各种馅料的粽子、绿豆糕、米枫糕、豇豆糕、糖藕、糖芋艿、重阳糕、南瓜团子、冬至团子这些糕团；零食还有松仁粽子糖、松子软糖、玫瑰酱糖、杏仁糖、花生糖这些果仁糖；蜜饯则是乌梅饼、白糖杨梅、香药葡萄、九制梅皮、九制陈皮、沉香橄榄、檀香橄榄等；炒货有香瓜子、西瓜子、南瓜子、吊瓜子、椒盐香榧子、椒盐小胡桃什么的；另外又添了春天的藤萝糕，初夏的槐花饼，盛暑天气没有胃口，糕饼生意清淡，就做薄荷水晶冻糕，地栗水晶冻糕、到了秋天自然是桂花糖桂花糕、山楂糕等。冬天新鲜花朵少，但冬天的生意本身就好，定胜糕、松糕、年糕、桂花糖年糕、猪油年糕……花样更多，买卖更好。

董家除了问余家糖糕店定了藤萝糕、绿豆糕、白糖杨梅、香药葡萄、檀香橄榄等细点蜜饯，少不了还有结婚喜饼、百子糕等喜庆糕点。董家是叶榭镇上第一大家，他家的定的东西不敢怠慢，余阿宝和他父亲老东家余大宝还有五名伙计日赶夜赶，精心选料，巧手细作，件件点心都像姑娘家绣的花一样的精美。

送糕饼请的是苑家两姐妹，伙计只负责抬礼担。因是送的喜饼，不是寻常点心，陶大管家就让人命他们把礼担一路抬进客堂间。阿因第一次

进到内堂，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她低垂着颈项，眼光却从旁边溜出来看，耳朵也竖着，听里头的人说话。余阿宝说了好些谦退的言语，巴结之辞，恭敬之相，阿妹听得都有点皱眉。阿囡却丝毫不觉得，她看着乌溜溜亮闪闪的一排红木椅子、高几、绣墩、花架，中堂前的条案供桌，恍如到了桃花坞年画上的神仙府第。对这样的神仙人家，是怎样客气恭敬都不过分的呀。

陶大管家呵呵笑着收了喜饼，打赏了余阿宝和伙计。陶大管家的老婆，董家上下称呼她作陶妈妈的也在，仔细点查了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又看了一下垂头低眉的阿囡，忽然问余阿宝，说这就是苑家的阿囡吧？抬起头来看看。

余阿宝忙拉了拉阿囡的衣角，示意她答话。阿囡屏气抬起头，看了一眼陶妈妈，看见她一脸的富态，红红白白，身上穿的是宝蓝色的绸缎褂子。这样的气势和穿着，哪里会只是一个管家娘子，和戏台上的娘娘太太都不差什么。忙又低下了头，手指卷着衣服边，羞涩地笑了一下。

陶妈妈看了就说，早就听说苑家的阿囡样子好看，果然不错，难得的是这么规矩，留下来玩一下吧。家里正好缺人手，你把这只装了各色蜜饯果子的八宝攒盒送到花园里去，放在牡丹花儿旁边的六角亭里。又叫来一个妈妈，说沏一壶龙井送过去，三小姐在那里会表少爷。

余阿宝自然巴不得，阿囡也是满心的愿意。便捧了攒盒跟了妈妈进去，余阿宝带了阿妹和伙计回铺子去。

阿囡小心地捧着盒子，一步一步走得稳稳的，生怕碰着捧着。走过堂屋，穿弄，备弄，一路上都看见是房屋楼阁，穿得花花绿绿的妈妈丫头们各自忙着说着，做什么事都像一阵风一样，吓得阿囡紧跟在前头妈妈身

十二楼

12 Floor

边，又经过两道花窗漏墙，一个月亮门，到了后花园，阿囡这才偷偷松了口气。这个地方她来过，又是花儿树儿，她从小做伴长大的，看着这些，就不害怕了。

园子里有一座六角亭，里头有一张圆桌，桌子边摆了几张绣墩，亭子边上是几十株牡丹，正开着大朵大朵的花，紫的白的红的粉的都有。亭子里头还放着四盆白鹃梅，也开着白色的小花，这四盆白鹃梅还是前天阿囡和阿爹一道送来的。亭子下来有一只白色大鱼缸，养着十几尾锦鲤，几株金鱼草，红绿相间，鲜艳夺目。见有人来，鱼儿则游到缸边，吱吱讨食。

那个妈妈招呼阿囡把蜜饯盒子放在圆桌上，自己把一壶龙井和两只茶杯也放好，吩咐阿囡守在边上，当心蜜蜂来叮点心，要是看见小姐和朋友过来了，就躲到一边去，不要打扰了他们。然后就走了。

阿囡答应了，守在点心边上，看见有蜜蜂飞来，就轻轻朝它吹气，把它轰走。正和蜜蜂玩得开心，忽听见有笑语声传来，知道是董家三小姐来了，忙躲到亭子外去，借一株榔榆遮了，探脸出去，想看看董家三小姐是什么模样，穿些什么戴些什么。

不一会儿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牵着手来了。阿囡只管看三小姐，见她穿着白色的短袄，喇叭袖，掐腰，没有襖滚；黑色的长裙，裙下露出一截白洋纱长袜，脚下是一双黑漆皮鞋。臂不钏，脸不描，留着齐耳的短发，稍稍向里弯扣，前刘海齐眉剪平，衬着一双眼睛又黑又大。

原来大家的小姐是这样穿的。阿囡摸摸自己耳垂上的金坠子，再看看腕上的银镯子，慢慢把镯子推进衣袖里去了。

三小姐和那个男子在亭子里坐下，倒上茶，吃着点心，说着话。一会儿跪在绣墩上，一会儿又坐下，两只脚一踢一踢的，没个安静的时候。一

会儿又伏在亭子的美人靠上，把手里一块藤萝糕捻碎了，丢进鱼缸里，去喂那些锦鲤。

两人说了一歇话，忽然小姐不高兴了，怒冲冲把食盒拍翻在地，又用黑漆皮鞋去碾那些糕点蜜饯，和那个男子争吵了几句，径自走了。那男子把双手插进裤袋里，无聊地耸耸肩，左看看，右逛逛，对着锦鲤吹了一歇口哨，也走了。

阿囡悄悄走到亭子里，看着一地的狼藉，抹一下眼泪，把食盒捡起来，放在桌子上。糕点蜜饯碾碎后散发出香甜气来，引得蜜蜂来叮。藤萝饼里的紫藤花瓣一点一点地撒在地上，淡紫淡紫的，一点花梗都没有，每一片都是阿囡亲手择的。

偌大的园子，也没个人过来，只有蜜蜂嗡嗡，粉蝶翻飞。陶妈妈和那个妈妈都把阿囡忘了，阿囡想回家去，却不记得来时的路。阿囡想把地上的糕粉糖渣扫干净，也不知哪里有扫帚畚箕。阿囡看看园子，想起东南角上有个小门，她和阿爹来送花儿时，都是在那里走，那今天也从那里回去吧。

阿囡站起身来，用衣袖擦干泪，看一眼满地的点心，咬着嘴唇走了。走出不多远，便听见有人在叫：“小大姐。”没人应，那人又叫一声“小大姐”，阿囡下意识地回头，却是那个和三小姐一起说话的青年男子在冲着自己叫“小大姐”，看她转身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还以为是个聋子。”